

文学感言：

三十五岁了,才开始有了写的冲动,就想通过自己的视角,用纯朴的语言写一些事,表达自己的情感。热爱大自然、喜好运动、喜爱和谐、讲原则也重感情,所以写作时讲求随心,希望能温暖地表达,更希望读者能温暖地感受到。二十多年与书相伴,喜欢和有孝心的、坦率的、有责任心的人交往;35岁时终于将骨子里生成的一些东西付诸笔端。我又开始向人生的另一个无法到达的终点进发。

纪实

挖虫草的故事

到了四月底，隔三差五地就有学生来请假，都是说家里缺人手，要陪家里的大人赶牛群到夏季牧场去，都是请四五天假，可是请了后，就再也没回的了；眼看学生是越来越少了，才觉不对，想和向秋老师商量一下。一问向秋老师才知，“学生到了牧场就准备挖虫草了，家长为了让子女挖虫草就不会再送学生到学校了，直到虫草季节结束。再过几天，学生要给老师放假了。”向秋老师笑着说。我不禁也笑了：“学生给老师放假，这可是头一回听说哦。”可不管怎样努力，五月初就没了学生。没办法，只好给区教办写一封信：

尊敬的教办：你好！

截止5月3日，学校已没了一名学生，我和向秋老师依然守在学校，但通过村长和家長，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信息，虫草季节结束之前，学生已没有可能到校上课，再过两天村子里剩下的就是不能上山的老人和小孩了，家访也只能是个形式。

因此坚守还是放假请教办定夺，请尽快予以答复。

顺祝教办工作顺利！

小坝村主任教师
5月4日

给向秋老师读了一遍，自已觉得也行，已将学校目前的状况说清楚了，连同下一页一起撕下。因为没信封，就将信对折整齐成四边形，然后到路边去等，看是否有人到县城去；不一会儿人就等到几个到县城去的村民，找了个熟点的捎去。

唉!没了学生好像也不知干什么了，得，还是回去看我的书去。可经过安珠家的园子时，看到安珠在园子里拾掇鞍子。

“安珠”，下意识打了声招呼，“你要去挖虫草了吗？”

他抬起头来，“哦，是老师呀！是啊!准备明天上山。”

“路远吗？”

他笑了笑:“半天时间就到了，老师愿意到牧场上去吗？”

“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有点激动。

安珠放下手中的活走了过来:“我哪能和老师开玩笑呢？”

到牧场上去走走、住一晚黑帐篷本来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如果能挖到几根虫草更会让我欣喜不已。

“我晚上给你回话行吗？”我已经非常渴望这次的出行了，“我要到晚上才能做决定走与不走”。

“行啊！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应该不是问题”。

“那好，我晚上来找你”。“好的”。

到了傍晚，老乡带来了回信：学校放假十五天，请村长做工作，务必在五月二十日前让学生返校上课。

我那高兴劲是没法用言语表达的，恨不得马上跑到安珠家。不过还是工作第一，我给向秋老师通报了一下情况，并征求了一下她的意见，她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只是她要回家，而我要上牧场。请她给我家里带了个口信，说我到牧场上挖虫草去了，叫家人别担心。还请她返校时别忘了帮我带点蔬菜粮食上来。

到了安珠家，他叫我带点面粉就行了。睡呢?他说不拿被子也行，只要我愿意的话，就和他们打挤，那还说什么呢，我爽快地答应了。临走时，他说明天八点钟准时出发，顺利的话下午四点就到牧场上了。回到学校我就把剩下的十多斤面粉装到牛仔包里，还有两听午餐罐头和一些海椒、萝卜、土豆我都一股脑装了进去，知道牧场五月间还会下雪就把毛衣也装起了。想最多一个星期就下来了，也就没装换洗的衣裤，不曾想我差点没裤子穿。

第二天早早就醒了，安珠跑来叫我去他家喝茶。我拿起背包到了安珠家。安珠的妻子志玛给我倒上酥油茶，端来馒头，她也和我们一起走，只留下阿米婆婆和他们三岁的儿子。

和我们一起上路的还有安珠弟两口子，安珠的邻居次称一家三口，三家的牛加在一起有一百多头，混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到时他们怎么分出自己的牛群。

随着小河旁的小路，我们赶着牛群慢慢前进。山谷渐渐开阔，树木慢慢稀了，草地就在我视野里铺开，最后望不到头了，我的目的地也就到了。

男的开始搭帐篷，女的收拾东西。之后，男的就去看牛，女的留一个在帐篷里烧火煮饭，另两个去背一种可以铺到地上当垫子的一种灌木枝叶，听说还可以阻隔草地上的湿气。听她俩说可能会挖到虫草，我就跟她俩去了，路上她俩说挖虫草其实不难，只要看到它怎么长的，长什么样就行。按她们比划的，长在草丛里的虫草，茶褐色如米粒高，离它一指宽用虫草

镐一按一撬就出来了。

吃完饭，天已黑尽。我们准备睡了，女的三个睡一侧，四个男的睡一侧。可能是累了，我头一挨到枕头就睡着了。醒来时，她们三个已把茶都打好了，看到我醒了，就过来给我倒茶。安珠已经喝完一碗，我躺在铺里喝了两碗便起床。到河边洗脸，水冰凉，不禁让我打了个寒噤。回去吃早饭，他们叫我自个去挖虫草，说第一次挖虫草就得这样，心想不是，但还是自己一个人走了。

到昨天掰灌木枝的地方，我钻进灌木丛中趴在地上，按教给我的方法，略偏着头慢慢地向前扫视，搜寻那心目中茶褐色如米粒高的虫草头；把一米见方的地看完就朝前爬去。地上是一层厚厚的黑色腐殖质，软软的，不是很潮，用手撑在地上爬了好长一段路，也没发现想像中的虫草头；索性坐下来休息一会，想了想是不是自己错过了，还是这地的虫草没长出来。心有不甘，又朝前爬去，不多时，还真看到一个如茶褐色如米粒高的东西。这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虫草？我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指掐了一下，头给掐掉了，掐口上白白的，心里一阵狂喜；我知道找到虫草了，拔出藏刀，离虫草一指宽的地方插下刀，往上一撬，地裂开了，虫草露了出来；它被一层泥裹着，严格点说不是泥应该是腐殖质，不过虫的形状还是看得出来。仔细端详一阵才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起，装在上衣口袋里。找虫草的信心大增，可忙活一上午就找到这么一根。

中午，达哇的家长也知道我来了，就来找我，叫我到他们家去喝酸奶、吃糌粑，还让达哇陪我挖虫草。他带我去的地方，挖虫草的人特别多，我们俩就边找边聊，“老师你知道吗？这里的有些大人知道虫草窝。”达哇抬起头来看着我。“什么是虫草窝呀？”我一手支在草地上，侧身坐下来。他跪立着：“就是一个地方能挖到几十根或上百根虫草，我们就叫它虫草窝。”“哦，那哪个知道呀？”我有点感兴趣了。他朝四周望了望，悄悄地给我说:“只要是一起出来，心不在焉，随时想掉队或想离队的，八成是知道虫草窝的人。”真没想到小孩观察得么么细致入微，“老师你看，那个土登，就是穿红衣服的那个，肯定知道。”随着他努嘴的方向看去，只见他正在脱离大部队，一转眼就闪到沟里去，达哇示意我是否跟去，我也想去看是不是真有这回事，点了点头，就跟达哇往沟里跟去。

虽然尽量想不让土登发现，可草原上怎么躲人呀，就连高高低低的坡上也只是草。不久，我看到土登趴在草坡上不走了，我俩只好朝前走，从他旁边经过时，他给达哇说，你不要跟起来，要不然我揍你哦。没给我说，实际上就是给我说了。说完他就站起往坡上走；我俩只好往坡下走，到了坡底，我俩开始找虫草，没爬几步，我就找到一根。他帮我用虫草稿挖出来，说刀在草地起不到多大作用，还有可能弄断刀子；他还告诉我，大凡我找到一根，旁边必有虫草的伴，那你就得眼观六路，悄悄地用虫草稿锄到第一根后，再去搜索第二根，第三根，找到下一个目标后，才能将第一根虫草挖出，如法炮制，不然人多时，你挖到一根，旁的虫草便会被别人挖去。说着他就在旁边就找到一根。那条沟不错，我下午便挖到七根，达哇挖到十五根，还是小家伙厉害，一天就挖到三十多根，我只有八根，不过我已心满意足，原本就没报如此大的希望。

第二天挖到六根。第三天挖到十九根。不过裤子磨烂了；幸亏有志玛，她把裤兜撕下来，给我缝补上，虽然有碍观瞻，却顾不得了，当人不能讲究时，苦日子却是受得的。第四天下雪了，只好躲在帐篷里烤火；中午天晴了，却没挖虫草，去过了一下骑马的瘾，欣赏那雪山、草地的美景。我的轻松引来不少挖虫草人的羡慕的眼光。是啊!当了老师不用靠虫草来换一年的花销。第五天挖到九根。鼻子花了，开始翻皮，再不走，可能一脸都要换皮了。晚上坐在帐篷里数，有四十二根，拿回家作药用够了，也就下了回县城的决心。心想明天没人陪我，我也要走，他们几个劝我多待几天，我去意已决，他们也不再劝了。

第二天，我走得很快，下午便到了家。几十根虫草让人着实高兴了一阵。十天转眼就过了，回到学校一个学生也没来，我去找村长，村长也还在牧场上。只有等了。有时到村里瞎逛，看有人上牧场，帮带个口信。就这样学生最终还是陆陆续续到校了，到六月初才回到正常的教学秩序。那一月补课补得是昏天黑地；那一月有两个星期是没回家的，东西都是进县城的村民给带上来的。教学任务完成了，心里却还是没觉得踏实……

诗歌

冬日巴曲河

那天
站在桥上
倾听你的声音
没了春的乐趣
也没了夏的浑厚
更没了秋的欢畅
只有越发的清激

彻骨的冷
你试想冰冻
现在还是未来

冬日里
你明显地瘦了
经历了三季
你应有这一劫
不是宿命

我知道
你抗争过、愤怒过
这是你的本性
于不平等
自有浪花泛出

盘腿坐在
河心的大石上
感受着你
迷人的四季
可你何曾表白过

若谷的胸怀
如你此时
静静地流过

惊叹
河底的沙石如此清晰



作者简介：汪涛，1973年出生在巴塘县茨亚乡的一个小山村；1982年来到县城，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1989年到康定民族师范读书；1992年参加工作，在巴塘县小坝村小学任教，1994年调团结小学任教至今，中间有两年到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进修。

金银花香蔓延的日子

静静守候你的到来
虽未预约，可我知道
在金银花香蔓延的日子
你会不期而至
在雨后
在晨曦中

你如烟般而来
如烟般而去
但依然期盼着
在金银花香蔓延的日子
那一丝欣喜
无须人知晓

故乡，巴塘

（一）
一个在天之下，地之上
令人难以忘怀的地方
总是要离开后
选择了回首
因为我知道
走得再远
挥不去的是喇嘛多吉山顶晚眺的白雪
那里有阿爸的脊梁

一个在山之旁，水之边
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
总是要离开时
选择了留守
因为我知道
走得再远
徜徉在心中依然是巴曲河水
那里有阿妈的茶香

（二）
曾
在二胡声声的日子里沉醉
优美的旋律衬托出
男人的刚强
女人的柔美

曾
在果香四溢的季节里游弋
杏子、李子、桃子
苹果、柑橘、葡萄
诉说着高原江南物产的丰饶

曾
陶醉在措普沟的山水
称奇于金沙江的河谷
在白狼的传说中热血沸腾
在大鹏的翅尖上一展羽翼

五月

常在五月里忧郁，或因生在五月里，思考生命成长的点点滴滴。

（一）
麦子在冲积原上
抽穗、扬花
我在高原的风里
打了个冷战

就一月，从绿到黄
这岂止是颜色的变迁
生命的守望
又有多少个月

（二）
杜鹃花

随消融的雪水
润泽你的肌肤

随山谷间的风
吹开你的笑颜
又是一年开
就在海拔三千米上的五月

白云为你动容
而我在你的脚下沉醉

何年
我也如你般绽放

散文

蝴蝶谷

巴塘无此地名。可第一次到那谷中，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不叫蝴蝶谷叫什么呢？

星期六早晨到街上，遇到阿吉哥，便一同到中山台的露天茶摊上喝茶；不一会儿，何哥、达哇哥、阿扎哥、大尼哥相继而至；闲聊到中午，一同吃了午饭，都说好久未聚，今天好机会，阿吉哥提议弄几斤江鱼来，大家齐声叫好。达哇哥说他知道一处钓鱼的好去处，在水磨沟村下面一道班的旁边，还说到自然就清楚了。阿吉哥找来一辆小车，我们几个坐上向南而去。

越往下越窄，除公路下的河便是两边的高山了。幸好，这段时间的雨水，将山滋润得娇美无比，很多时候高原上的美就集中在这两三个月内；那翠色欲滴的山色让大家兴奋不已。到了九公里(以距离来命名的地方，此地是巴楚河水同金沙江的交汇处，巴楚河水从县城到此刚好九公里)，江水已无限量占领了它该占领的一切高地和滩涂，让水的威力尽显无疑。

说说笑笑便过了水磨沟(一自然村名，不知出处，与藏语名无一点瓜葛)，远远地就见到道班白色的房子。

平时没太在意，只知道旁边有一条河，公路下方有一条小路，小车刚好通过。路两边的围墙由石块垒成，只见谷口有很多蝴蝶翻飞，“看，好多蝴蝶”，我不禁喊出了口。不仅空中，地面也有很多蝴蝶聚集在一起；我们不得不放慢慢慢速度，生怕惊扰和压死这些小生命，随后为防止蝴蝶飞入车内，不得不马上把车窗关上。后来由于聚集在地上的蝴蝶太多却不飞走，我们只得下车，几个人用手轻轻将它们赶走；这时从里面跑出一小姑娘也来帮我们，小车才得以开进。进去才知，往谷里买鱼只需走上100来米，车停在谷口便可，我们几个对惊扰了这些小生命都有些许的惋惜。

龙眼泉

今天，是央勒节的第三天。携妻游龙王塘，除一睹藏戏的风采外，还体验一个巴塘人对“送夏迎秋、欢庆丰收”的喜悦心情。念念不忘的是龙王塘西南角的那一泓泉水，《巴塘县志》中称其为“龙眼泉”，其泉呈不规则圆形，大泉直径在2.5米左右，其下有一小泉，其间有一株桃树，再由小泉下呈扇形流入巴楚河中，人们用水大多取至小泉中，小泉直径不过1米。泉水四周绿树成荫，终年流量如一，清澈见底，雨季亦不浑浊。记得1998年洪灾，饮水困难，大都跑来此处取水，其水甘冽无比。记得早些年“香茗居”开张那段时间，取此泉中之水，煮水泡茶为一景。每到此泉前看水，便觉此水有一种魔力，你的一双眼会落入泉中，不能自拔。夏日里到此，有时还可以从水底找到一种叫“水木耳”的植物，放入口中嚼，如木耳只是略甜，不失为一美味。

坐在泉旁老树的根上，在疏枝横斜间看它汨汨流入巴楚河，那份坦然会油然而生。掬一口在嘴里，让你远离城市的喧嚣，让浮躁的心归于平静。常想“此水应在瑶池仙界中，常在此间神仙也不换。”因此，大凡能到龙

王塘一游，我都要到泉旁去坐一坐，且美美地喝上一口，却从不牛饮。天出奇地好。抬头看喇嘛多吉神山，山顶上几朵白云胖乎乎的，在阳光的关照下，显得更加白了，有种想摸一摸的冲动。
走到桃园村时，远远的就听到了“江嘎然”(藏戏团)的鼓和钹有节奏的敲击声，演员们按节拍跳动的身姿便浮现在脑海里。河对岸就是龙王塘。白的、绿的、蓝的帐篷掩映在核桃树、桃树、柳树丛中，煞是好看。大桥一侧是已停用的吊桥，桥上被印了经文的“隆达”牵满；走过大桥，龙王塘西侧一条水泥路直通白塔，白塔旁的绿地上“江嘎然”的大帐下看戏的人们已围坐成一圈。我虽生于斯长于斯却是个戏盲，所以只能图个热闹，沾点庆丰收的喜气。挤进人群，瞻望一会后，便往西南角而去。

在一座座的帐篷间穿梭，几经来回，终于来到龙眼泉旁。泉依然那样的养眼，一双眼珠落入泉中再也不属于我了。可往昔的神韵已荡然无存；只几个月，龙眼泉堆砌在水泥石头池子中，没了往日的灵动，老树的根亦包裹于其中。一种从未有过的伤感落入怀中……



冯光福 摄影作品选 夕照

雪花•康巴文学新人专号 第1142期